

等待一场雪

文 / 廖华歌

一

去冬没落一场雪，当然也没下一次雨。太阳像是迷了路，误闯进这个季节本该是银装素裹的世界，天空总是澄澈蔚蓝得不见一丝云，每每艳阳高照。这样的暖冬令人心生疑虑和渴盼。

自己并非完全如农人那样为来年的收成忧思焦虑，亦非仅仅为了想满足一下雪里寻梅的诗情画意，而是确如民谣所说：好花不能连开仨月，好雨不能连下十天。面对暖冬，我也说不上哪儿出了问题。在北方，不下雪的冬天还叫冬天吗？

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那场久远以前盛大纷飞的雪，莫非在奔来的路上遭遇了意外，不得不又退回到白居易的诗行中吗？高骈的《对雪》、刘义庆的《咏雪》、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、施敬安的《题寒江钓雪图》……这些咏雪的美好诗词尽管给我以心灵的慰藉，给我全新的感受和无穷领悟，但终究无法与一场真实的雪相

媲美，唯有雪才能使整个大地都温润、通明、亮堂起来。

二

在等待一场雪的日子里，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。每天清晨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满怀渴念又忐忑惶恐地推开窗子，希冀能有皑皑白雪于深夜突然降临，那该是多么令人惊喜、欢欣、愉悦啊。这时刻，我脑海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，满满都是庄严和敬畏，内心一直默念祈祷着，唯愿映入眼帘的是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的绝妙奇景。然而，希望越大，失望倍增，一次次望着窗外那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灰黄景色，我是那样怀念漫天飞舞的白雪，怀念雪天特有的喜乐情致和安适静好……

漫长干燥的冬季，偶尔也会刮起冷冽的风，但却依旧没有带来雪的消息，这滋养生命的甘霖，该不会健忘爽约吧？雪最懂得麦苗对它的依恋和痴爱，怎忍心轻易辜负？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”

我坚信，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一定正在飞来的途中，纵然跨越千山万水，它们也绝不会失信。有谁比雪更深知，大地上的万物急需它们的浇灌、滋润和孕生？

三

在我那偏远深山的故乡，雪给农人们带来的欢喜和幸福向来都是具体而实在的。庄稼人的皱纹分明是被厚厚的冬雪给熨平的，他们开怀的笑声更是漫天飞雪给点燃的，雪让他们踏踏实实吃下定心丸，变得神情自若从容泰然。每遇大雪天，才真正是父老乡亲们最快乐开心的日子，他们放下总也忙不完的活计，安享围炉烤火，谈论着大雪带来的好年景，每个人心里无不洋溢着对丰收的期许和向往。村里年龄最大最受人尊敬的谭四爷，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头枕白馍睡。天下大雪，就是在给咱庄稼人下麦面，麦根喝足了水，铁定的好收成哩！那种来自骨子里对雪的醉心和

喜爱，道出了全村人的心声。

雪天更是我和小伙伴们的最爱，我们在雪地上奔跑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、摇下一树树落雪，手冻得通红却不知冷，更不肯停歇，对大人们的喊叫，根本不理睬，全当耳旁风。胖胖的喜贵老也跑不快，总被我们的雪团击中，被我们摇下的落雪灌满衣领。望着他咧嘴放声哭的模样，大家不仅不哄劝他，还发出阵阵得意的笑声。涕泪满脸的喜贵，便拿我们刚刚堆起的雪人发气，在他狠狠的“践踏”下，漂亮的雪人很快身首相异，委地而亡。我们斥责他，将更多的雪团投向他，喜贵这时却破涕大笑，为他成功报复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这发自内心的胜利者的欢笑，让整个雪野都抖动起来。那天真、纯洁、欢跃、温馨的画面，已成为记忆里最暖的色调，永远温暖着我的生活和创作……

四

并非为什么具体的事，可我的心情却总也好不起来。寻

思细想，应是因了太久地等待一场雪，把我等得焦灼疑虑了吧？环境对人的影响原来如此之大，可见数日阴雨连绵或整个冬天的阳光明媚，都无不令人怅然、隐忧，无法真正安静下来。

人们总希望天遂人愿，该严霜雨雪就下，该阳光普照就照，风雨阴晴，顺应时序。可自然界千变万化，所有的气候都是大自然运行的产物，从来就没有随心所欲便能获取的幸福美好，天气也亦不例外。

蓦地，心头闪过一道光，苏东坡之语从遥远的岁月深处走来：但知好之为好，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。干枯悬浮的心顿时被温情暖意抚慰，慢慢湿润安定下来，面对宇宙万物，真正的强大，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，允许遗憾，允许不如人意……人生的剧本本来就是跌宕起伏出乎意料的，对一场雪的期盼何不如此？我很快沉静下来，开始静静地看书写作，静静地处理日常，静静地过好每一个今天……

柳叶青青

文 / 李培禹

平生爱树，树中喜柳。当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乍暖还寒的时节，柳树便迎着寒风勇敢地吐出嫩嫩的绿芽，宛如一位急切的信使，为人们传递着春消息。幼时读贺知章的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我就想那一定是写柳树的，因为家中小院里的柳树就长着细长细长的叶子嘛。

高中时，我在北京二中读书，我的语文老师赵庆培学识

渊博，性情率真，讲课时常有独到见解，可谓魅力四射。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牌栏目《阅读与欣赏》，赵老师就是这个栏目的经年撰稿人。没想到，他竟是那首儿歌“柳条青，柳条弯 / 柳条垂在小河边 / 折枝柳条做柳哨 / 吹支小曲唱春天”的作者。这使我对报春的柳树更加情有独钟。

众多作家对柳树也是青睐有加。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描绘：“尤其是雨季，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。湖水极清。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蚊子。夏天的夜晚，我们在湖边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，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。湖水常年盈满。”读着这样的文字，仿佛能看到翠湖边那依依的垂柳，感受到夏日夜晚的惬意。

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大一时，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团。一天，青年诗人徐刚应邀来做讲座，讲座后同学们围住他探讨诗歌写作，就在校园里那棵大柳树下，他即兴创作了一首《垂柳》，我至今仍记得：“轻点，轻点！别让他听见 / 一枝枝垂

柳，就在情人身边 / 它们有这么多的耳朵 / 那一对对毛茸茸的叶片。”这首诗把柳叶写得俏皮又浪漫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，主要负责首都绿化的宣传报道，自然与柳树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柳树全身是宝。柳树皮是养花的宝贝。它能让土壤变得疏松透气，是一种天然的松土剂，同时能分解出水杨酸和多种微量元素，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。北京一家媒体近日曾刊发新闻，报道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使用1吨废弃柳枝绑扎而成一件工艺品“秋水揽星河”。文章说，这么大的球体从里到外全是用柳树枝条做的，而且还能做得这么圆，真是特别新颖，很有创意！用别的树木的枝条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它们都没有柳树枝条的柔软韧劲。

当记者走南闯北。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我意外地结识了另一种柳——青钱柳。本来是跋涉在青山绿水间的一次小憩，口渴的我们喝到了一种味道甘醇、略带涩感的树茶，敏感的人马上说出这真像柳叶淡淡的

清香。这才知道，主人招待我们的可不是一般的茶，而是江西修水当地的一种“神茶”——取自一种叫青钱柳的树叶。陪同我们的朋友，恰是北宋大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的第34代后人，他说当年黄庭坚还留有品茶诗，更吊足了众人的胃口。

我们特意去寻找这种柳树。“它就是青钱柳。”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说，“不信，你摘一片树叶尝尝。”真有人摘了一叶放嘴里了，引得大家笑起来。至于青钱柳的名字也有了答案，原来这种树还能结果，结出的果实很像串起来的铜钱儿，故名青钱柳，也叫摇钱树。“摇钱”不仅是指叶子的形状似铜钱儿，还有一层意思是它可作茶入口。黄庭坚有诗云：“筠焙熟香茶，能医病眼花。因甘野夫食，聊寄法王家。石钵收云液，铜铤煮露华。一瓯资舌本，吾欲问三车。”诗中的“三车”就是“三乘”，即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。这首《寄新茶与南禅师》中能医病的“香茶”，我臆想会不会就是青钱柳呢？

在拜谒黄庭坚故居纪念馆

时，还读到黄庭坚与苏轼的互和诗。看来，黄庭坚每到新茶采摘的时节，就会想起好友，以茶相赠。看这首给苏轼寄茶时的附诗：“人间风日不到处，天上玉堂森宝书。想见东坡旧居士，挥毫百斛泻明珠。我家江南摘云腴，落硃霏霏雪不如。为君唤起黄州梦，独载扁舟向五湖。”其中，“我家江南摘云腴，落硃霏霏雪不如”，这是何等的意境啊！大文豪苏东坡当仁不让，步黄诗韵和道：“江夏无双种奇茗，汝阴六一夸新书。磨成不敢付僮仆，自看雪汤生玃珠。列仙之儒瘠不腴，只有病渴同相如。明年我欲东南去，画舫何妨宿太湖。”

千年时光悠悠而过。在隆冬飘雪的北京家中，我剪开一袋来自江西修水的青钱柳新茶，按照说明，冲泡上一杯茶水，几片青青的柳叶映衬着盈盈的茶杯，一缕馨香已飘了出来。轻轻地抿一口，心旷神怡。

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我想许多朋友会和我一样，掰着手指期盼着“五九六九”早点到来，柳叶青青了，春天就到了。



▲资料图片